

#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论文题目：简析东京审判引发的“侵略原罪”和“胜者正义”问题

学生姓名：\_\_\_\_\_ 强志文

学生学号：\_\_\_\_\_ 515030910367

授课教师：\_\_\_\_\_ 程兆奇，龚志伟

学院(系)：\_\_\_\_\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2018 年 4 月 17 日

# 简析东京审判引发的“侵略原罪”和“胜者正义”问题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审判。现如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了。时至今日，关于该审判的正义性及合法性，社会各界仍存在争论和不同的见解，本文拟探讨东京审判的“侵略原罪”以及“胜者正义”问题，介绍问题的由来和由此引发的思考。

## 1、侵略是否为罪

关于“侵略”在二战时期是否为罪，历来就有很多争论。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就认为“反和平罪”，也即“侵略罪”是事后法。所有被告都不应该为日本军队犯下的暴行承担法律责任。此外，2013 年 5 月 8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参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及二战时说，战争虽然“对亚洲多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但“国际上对‘侵略’没有定论，在国际关系中(对其评价)会因立场而异”，“学术上有各种观点”，等等<sup>①</sup>。

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行为只有在其发生时已构成法律上禁止的犯罪行为，该行为人才可能根据法律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如果“侵略罪”是“事后”法，则违反了“法不溯既往”的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战争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和破坏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 38 个国家，15 亿人卷入其中，数以百万的人死于战壕，集中营，还有数不胜数的平民被迫害。凡此种种促使人类社会努力限制战争。1899 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一公约)及 1907 年的《限制使用武力索取契约债务公约》(第二公约)已经开始形成除正当维护国家的生存以及对侵略的自卫战争之外，其他战争都属于非正义和非法战争的认识<sup>②</sup>。此外，巴黎非战公约第二条也规定“缔约各国互允：各国间如有争端，不论如何性质，因何发端，只可用和平方法解决之<sup>③</sup>。”此公约有 63 个国家的批准和加入，其中就包括日本，所以日本也有对其遵守的义务。

此外，关于侵略者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也存在争议。东京审判的首席辩护律师高柳贤三先生就在法庭上反对就“破坏和平罪”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他认为，“根据国际法一般性原则，只有国家才承担义务和责任，而不是个人<sup>④</sup>。也就是说：国际法是以国家为主体，个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责任的<sup>⑤</sup>。大多数被告只是服从命令，为国家服务。审判他们是不合法的。

关于这一系列观点，首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个人需要对侵略战争行为负责，人人有知晓和遵守一切现行法(包括国际法)的义务，对于现行法律的漠视，不能成为脱罪的理由；其次，既然破坏国际法的行为(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是个人所做出的，为了使国际法能够有效实施，处罚这样的个人也是必须的。而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也开创了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追究个人罪责的先例。

从最后东京审判的判决来看，远东军事法庭的 11 个法官，除了印度法官认为所有被告都应无罪释放外，其余 10 位法官都认为侵略属于国际法上的罪行，同时所有被告也都负有个人刑事罪责。

## 2、东京审判是否为“胜者的正义”

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上绞架前对东京审判有这样的评价：“归根结底，这个审判就是政治审判。他只不过是胜者的裁判<sup>⑥</sup>”。“胜者的正义”一词也由此而来，它主要是想强调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单方面的正义，即“强权即是公理”。日本之所以受到审判，并不是因为侵略行径，只是因为战败的事实。日本右翼分子也明显支持这种言论，2014年1月4日，日本民主党议员长岛昭久就主张不要被同盟国主导从而去“认定东京审判的结果”<sup>⑦</sup>。

事实上，东京审判为败者谋求了正义，首先，战后设立了纽伦堡和东京军事法庭，使用国际法来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相比以往战胜国都是采取简单报复性的执行方式，从肉体上干脆利落消灭落入手中的敌人来说，是一种文明与进步；其次，东京审判中被告享有拥有辩护律师的权利，被告和其辩护权在审理过程中也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东条英机等被告在庭审中不但可以为自己作证、辩护，甚至还可以挑战证人和证词和法庭的合法性，还有像东京审判中的被告大川周明，因为精神出现了问题，法庭也不再继续审问；最后审判采用的是“证据主义”，即法庭的最后判决必须根据法庭已经正式采纳的证据做出，而在对于证据的利用方面，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权利是平等的。正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所说：“我们必须凭确实可信的证据来确定那令人难以相信的犯罪事实。”<sup>⑧</sup>这说明了东京审判保证了审判流程的公平与公正，也说明了东京审判并不是“强权即是公理”。

东京审判采用了正当的程序，控辩双方权利平等，法官的裁决以证据为准。同时庭审的全过程都记录了下来，供全世界人民的审视。因此，它绝不是所谓的“政治审判”，也不是“胜者的正义”。东京审判的目的是将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记录下来，防止暴行再次发生，谋求国家之间的和解和世界的和平。

### 引用：

- 1、《安倍再为“侵略定义未定论”狡辩》，载《参考消息》2013年5月9日第二版
- 2、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9-10页、第48页
- 3、《巴黎非战公约》，载《国际条约集(1924-193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73-374页
- 4、Richard Minear, *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0
- 5、[日]栗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里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3页；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 6、Richard Minear, *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7
- 7、日本议员否定东京审判结果主张靖国神社国有化》，载中国日报网
- 8、利旋：《纽伦堡大审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